



楠竹

文 / 张 觅

一直对竹子都很有情结。平日里见到最多的，是楠竹，又叫毛竹，孟宗竹。喜欢楠竹这个名字，如同青山书生一般俊逸清雅。

《红楼梦》中，黛玉号潇湘妃子，而她的潇湘馆里，也是郁郁青竹，龙吟细细，凤尾森森。宝玉问她想住大观园哪儿时，她便答道，想住潇湘馆，爱那竹子清幽。有竹子的地方，总觉得清幽不凡。

而她的潇湘馆，书中说是“竹影参差，青苔痕迹浓淡，透过绿纱窗，阴阴翠润”。怪不得就连贾政也说，若月夜在此窗下读书，也不虚妄一生。而林妹妹，一定有过这样月下读书的风雅时光吧。半轮新月数竿竹，千卷藏书一盏茶。

岳阳的君山也是以湘妃竹出名。湘妃竹又名斑竹，主要集中长在岳阳的洞庭君山的斑竹山上。有一年端午小长假，与先生去了岳阳再游君山，见到那竹身上斑痕点点，似泪水纵横。传说湘妃竹上的斑痕是舜的妃子娥皇、女

英泪痕所化。舜在南巡途中病逝于苍梧，二妃在湘江边上恸哭不止，泪洒青竹后，投水殉情，最后成为湘水之神。而湘妃竹也由此而来。

想象中的武侠世界，自在无忧，快意江湖。而竹子也是一种在武侠中常见的植物。剑客们一身劲装，足点竹叶，在绿色竹海中起起落落，剑光闪闪。李安电影里《卧虎藏龙》里玉娇龙和李慕白在竹林里的那场打斗，可谓行云流水，荡气回肠。竹叶拂过章子怡那时青春水灵的脸，野性晶澈的眼，只觉得惊悚。

在家乡小城，柳树、香樟、悬铃木多见，竹子似乎不多见。到了长沙之后，竹子便随处可见了。大一所住的南校区，图书馆的老红墙旁，便有茂密修竹，竹子下还有几个石桌石凳，实在完全满足了我对于竹子的幻想。这里清凉幽静，附近便是荷花池，荷花池中又有一小亭，旁边是紫藤长廊，是南校区最美的景点。每拍一张照片，都仿佛是明信片一

般明丽。毕业后每次回校，只要看到那竹林，池水，红亭，长廊，只觉我心如洗。

大学时真是爱这从竹子，个个绿生凉。又喜温庭筠“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之句，像是用水墨一笔笔精心描绘的仕女工笔画。如此精致。

如今跟竹子也很是亲近。想着如果自己有一方庭院，必定种一丛竹子在窗旁，听细雨打在竹叶上的簌簌清响。“窗宜竹雨声，亭宜松风声，几宜洗砚声，榻宜翻书声，月宜琴声，雪宜茶声，春宜箏声，夜宜砧声。”只是古人用纸糊窗，清音透耳，与自然更加亲近

读废名《竹林的故事》，在序里，废名说，“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这本书，真是宛若一篇田园牧歌，或者是一首唐人绝句。朱光潜曾说：“废名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了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住在静谧竹林里的三姑娘，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的

同月色一般，是素朴而灵气的姑娘。多年以后，“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看了这本书，我又寻了废名的《桥》等一些书看，心里温静柔软。“这个地方太空旷了吗？不，阿毛睁大的眼睛叫月亮装满了。”“不管天下几天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废名本人，也是竹子一般的人物吧。他一生动荡不安，内心激烈，但笔下却总是沉静坚韧，禅意隐隐。

岳麓书院的竹林也是让人流连忘返。亭台楼阁，红鱼流水，以及幽幽竹林。竹映读书苑，整个书院透出一种书卷气和学术范。曾在书院一角看到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走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历史学方面的。

在这样的地方做研究，真是太理想化了。每天徜徉在书院之中，浑身上下浸透书院气质，直到把自己修炼成了一竿郁郁青竹，与书院融为一体。想着便令人神往。

古代科考也有人押题

文 / 赵柒斤

自从古代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来，“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始终结伴而行。于是，针对考生开发的“补习班”便应运而生。

说起古代的“补习班”，书院无疑名气最大、招牌最亮。书院始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有千余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学霸，培养出诸多政治、学术、文学等大咖。范仲淹、魏源、左宗棠等历史名人都曾就读于书院。

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早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办的书院则是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之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进而打破了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的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私人书院主要是给业余时间愿意学习或是没有考中的学生提供的学习场所。五代时期，著名的“高考补习班”是南朝陈文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后裔创办并不断扩大的位于浔阳县（今江西省德安傅山）的“陈氏书堂”。

进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北宋初期，私人开办书院的现象越来越多，陆续诞生了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知名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宋朝和唐朝的科举考试，策问一科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于是，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问题、边界争端等），便成为学生考前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有的学生考前就针对可能的考题做好并背熟文章，一旦考到，直接默写出来。明清时代，科举更为火爆，明代各类书院发展到1000多所，针对科考“八股文”，这些书院纷纷高薪聘请“名师”和已考取功名的才子担任补习老师，那些科场老手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精心选编诸多标准的八股文训练学生，并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模仿，以便科考取得高分。由此可见，模拟考试以提高中榜率的做法，古人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

更神的是，古代也有“押题”达人。史上最牛的“高考补习班”老师吕祖谦“押题”简直神乎其神。《宋史·卷一百五》载，出身官宦世家的浙江金华人吕祖谦，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后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他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等。乾道二年（1166年）和乾道八年（1172年），他在为母亲和父亲守丧时，还开办了“高考补习班”，亲自编写《丽泽讲义》《东莱博议》等辅导教材，朱熹的儿子、张栻的女儿都曾投其门下求学。特别是针对科考，吕祖谦还专门创立了类似现代中学的“AA班”，并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题”，因封面为黄色，所以又称“黄册子”，传说一名学生拥有“黄册子”且能正确解答里面的题目，科考就能顺利过关。于是，前来“补习”的学生“至千百”。吕祖谦最得意的学生巩丰在《咏玩珠亭》中说：“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在当时，“同门至千百”可谓天文数字。当然，吕祖谦这种专门针对考试而施教的做法也备受诟病，同时期的温州乐清诗人刘黻就讥讽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看来，古人也对拿高分的“应试”教育持有异议。

自宋仁宗执政末开始到清朝取缔科考止，封建朝廷也多次打压私人开办的书院，但都未能根绝。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诗意追寻

文 / 明飞龙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历的特定节令，浓缩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精华，凝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情感与智慧，以及对天、地、人的感悟。二十四节气是我们民族对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细微体认，也是共同文化身份的维系。它们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塑造着我们的记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二十四节气与文学的关系，则如散文家庞培所说：“这里的二十四节气，恍若中国文学史背面靠墙的一架编钟，无论怎样的人声呼吸、魂魄动静，都能触及它庞杂音序之上的一个哪怕最微小的音义。每一个诗人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整本的‘二十四节气’，在调匀、校正他独特的嗓音。”自二十四节气出现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中，它们便成为书写对象，写作者在其中表达对天时的敬畏、对人伦亲情的感念、对农耕情境的凝视、对民俗风物的关怀，如白居易、杜甫、司空曙、陆游、欧阳修、辛弃疾等都留下了相关的优美篇章。

当然，对二十四节气

的书写不仅仅停留在古典文学中，当代文学也奉献了精彩的作品。由庞培、赵荔红主编的《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就是例证。二十多位当代作家、诗人，以他们摇曳的笔触、独特的体验、诗意的情怀呈现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别样世界。

而二十四节气则在自然、生命、情感、智慧之间建立了一种辽远苍茫的诗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这些节气名词本身就是一幅幅迷人的画卷：春江水暖、草长莺飞、麦浪起伏、桃李满园、大雁南飞……这样的美让人心旷神怡、遐思翩翩，这是动美也是静美，是壮美也是优美，是诗情也是画韵，是天籁也是人文。正是这种饱满诗意的存在，才使二十四节气的书写者有了不断打开这种诗意的可能。

虽然自然万物、季候变化在不经意间从我们身边悄然逝去，但对那些敏感而优异的心灵来说，同样可以把它们化作生命的诗篇。周晓枫的《夏至》，

野玫瑰的花瓣、姬蜂的振翅、蜘蛛的织网、蝥蛄的鸣叫等等都一点点展示出自然的灵气与生命的欢乐。周华诚的《寒露》写道，在柿子、山茶果、八月炸、稻谷的沉默与芬芳里，“虫鸣，鸟叫，炊烟在村庄里升起，露水在清晨凝结，一阵风来，成熟的板栗从树梢上掉落，啪啪作响……”状写出了秋的静谧、内敛与丰盈。这些作家把笔触指向广袤深厚的大地，大地上的一花一草、一虫一鸟、一枚果实、一缕炊烟、一滴露珠，都富有生命诗意与艺术韵致。

物候的变化，节气的更替，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牵连的不仅是词与物、情与思，还有念兹在兹的故乡和久远清晰的往事，它们次第盛开在记忆的世界中。在他们那里，二十四节气不是简单的时间变化与气候节点，而是承载着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并以不同的言说方式彰显其情感、想象与力量。

“田野里春风吹着，凉丝丝的。脚边的麦子、油菜都是绿的，油菜花还没有开。就想起了自己童

年的春分，想起了姥姥，想起了推子。”在蓝蓝的书写中，春分就是她与姥姥、推子之间的故事，在竖鸡蛋、挖荠菜、摘香椿等童年往事中感怀一个节气的温情、美好，还有感伤。

在沈念的笔下，“小暑”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一年中唯一的节气，因为可以和小伙伴猛子一起捉蟋蟀、玩蟋蟀、掏燕窝、摘莲蓬，还有溺亡后的猛子娘那无比温暖慈祥的表情，“那些过往封存在时间的底片上，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印痕，可向光即可见影，闭上眼睛，我还看得见”。

黑陶则是在与父亲洗竹厨、看邻居晒残旧古书、吃红烧肉和锅巴、烧白粥调凉粉、用废镜片提取火焰、给街上亲戚送馒头等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与回忆中，呈现“大暑”的火热及其所散发出的生活的光芒。

二十四节气，是祖先的耳语，是民族风情的标识，是来自广袤大地与辽阔星空的深远记忆，是源自生命、大地的动人智慧。